

短剧群演招募乱象调查：

应聘群演被要求 先交6980元培训费

“日薪5000元，急招‘霸总爹’！”近日，一则短剧招募中老年演员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，点燃了不少银发族的“演员梦”。与此同时，一些社交平台和兼职群中，类似“日薪300元”“无需经验，时间自由”的群演招募信息层出不穷，吸引了不少希望体验演艺生活或兼职挣钱的普通人。

然而，记者调查发现，这个看似门槛低、机会多的群演市场，实则暗藏诸多灰色操作。不少应聘者尚未踏入片场，就被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“劝退”；即便成功进组，也常常面临超时工作、克扣薪酬、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。

◎参演前得高价培训

“短剧群演招募，100元至300元一天。”今年8月，湖北武汉的王伟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则同城招聘信息，立即产生了兴趣。对于待业在家的他来说，“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机会”。

王伟来到指定地点面试，一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，并带他逐一参观了公司的各个部门，让王伟觉得“挺正规”。

参观结束后，王伟被带入房间进行面试。面试官先让他做自我介绍，随后要求他展示一段才艺。过程中，面试官手持纸笔，煞有其事地为其表现打分。表演结束，面试官简单点评了几句，随即话锋一转说：“素人演员要想在镜头前不紧张、少挨导演骂，最好先接受公司的专业表演培训。”

对方随即给出方案：5天培训收费3980元，7天培训收费6980元，并承诺培训结束后会为学员推荐演戏机会。王伟顿时明白：“可能不是在招群演，而是为了卖课。”

这份警惕让王伟及时抽身，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清醒。当骗局披上“签约保底”“演够退款”的外衣，并将金额控制在千元以内时，迷惑性便大大增强。陕西西安的应届毕业生何佳就掉入了这样的陷阱。

今年6月，何佳得知招募群演的信息，抱着暑期兼职的想法，她先后与两家公司约了面试。在第一家面试后，工作人员提出，群演需支付基础培训及服装道具等费用，要连续3个月每月交纳799元服务费才能获得拍戏机会。何佳觉得太贵，便拒绝了。

她随即前往第二家公司面试，条件明显“友好”许多：只需一次性交纳800元，公司承诺每月保底安排5场戏，薪资日结，半年内演满30场即可全额退款。何佳盘算着“800元很快就能赚回来”，便签下协议交了钱。

回家后，她上网查询才发现不少网友有过类似经历——公司会故意设计繁琐流程，如要求演员先去公司取戏服，再到几十公里外的片场，拍完再送回公司，以此抬高时间与交通成本，使演员难以完成场次，最终拒绝退款。

意识到可能被骗后，何佳报警求助。在警方调解下，公司同意退还60%费用，但退款过程依然艰难。“承诺七个工作日到账，结果十几天毫无动静。”经过她20多天反复催促与交涉，才终于结束这场“拉锯战”。

◎试镜要求衣着裸露

有受访者反映，有人打着“剧组招募”的幌子，将目标瞄准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，以试镜为由实施性骚扰，其手段隐蔽、话术娴熟，形成一套具有诱导性的“套路”。

浙江杭州的许婷在看到群聊中的招募信息后，主动联系了招聘方。对方首先要求她提供一张“紧身衣服短裤高跟鞋”的全身照。当时许婷身在室外，衣着并不符合要求，对方不仅盘问其具体去向，还要求她“立刻回家换衣服拍照”，否则将错失机会。

在许婷勉强提供照片后，对方的要求逐渐升级：先是让她背对镜头、穿着高跟鞋做扎马步姿势拍照；当她表示质疑时，对方转而指责她；接着又以“需要挑选能完成扎马步戏份的女生”为由，诱使她继续配合，不断发出指令“腿再往外点，再蹲下去点”。

随后所谓的“试戏”环节，对方先问许婷是否会跳舞，要求录制舞蹈视频。许婷一一照做后，对方突然打来视频通话，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问她“能接受什么样的拍摄尺度”，并以“爱情戏需要”为借口，试探她是否愿意接受穿着暴露的表演。

“他在视频里还问我，‘现在脱到只剩内衣裤行不行’。”许婷回忆，她拒绝后，对方竟反问，“在视频里都放不开，到了剧组只剩内衣裤，你能放开吗？”

这段经历让她深感被侵犯，事后将过程发到社交平台，才发现自己并非个案。有在横店的群演私下告诉她，确实有些人“专门性骚扰想做群演的青年男女”。



◎超时工作克扣薪酬

记者调查也发现，超时工作、管理混乱、克扣薪酬等问题，已成为这一行业的常态。

江苏苏州的大学生陈雯与朋友曾参与某部短剧的拍摄，原定从中午12点工作至晚上6点半，结果直到深夜12点才全部结束。陈雯回忆，尽管剧组最终支付了每小时10元的加班费，但由于收工时间太晚，她们错过了宿舍门禁，不得不自费在外住宿。一天折腾下来，不仅分文未赚，反而倒贴了钱。

更令她后怕的是剧组对群演的混乱管理。原定在苏州的拍摄，当天却被临时通知全员乘坐大巴转往无锡。“一上车，领队就以统计人数为由收走了我的身份证。”陈雯说，抵达无锡后，管理人员归还了身份证，却以“防止现场拍照泄露”为由，再次统一收走了所有群演的手机。

剧组的工资发放流程也极不规范。陈雯透露，现场没有发放进出场凭证，工资也不是“发一个走一个”，而是在群聊中以红包形式发放，发完即解散群聊。负责人虽多次清点人数，发放时却未按实际人数发放红包，导致包括陈雯朋友在内的几名群演未能领到薪酬。当她的朋友尝试联系负责人时，却发现已被对方删除好友。

“金额不大，维权又麻烦”，两人最终只能放弃追讨。

陈雯的遭遇并非孤例。目前已在湖北参与过3部短剧拍摄的张燕告诉记者，群演的薪酬普遍偏低，“一天几十元到一百多元，工作时长8到10个小时，折算下来时薪只有10元左右。”她告诉记者，剧组要求群演超时工作几乎已成“行规”，所谓的加班费往往难以兑现。

多位受访群演反映，高强度、低保障的工作状态已是家常便饭。有人甚至遭遇“120元让人干20个小时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”的极端情况。

“在这样一个缺乏规范、维权困难的环境中，群演往往成为剧组中最‘沉默’却也最易被牺牲的一环。”张燕说。

（文中王伟、何佳、许婷、陈雯、张燕均为化名）

据法制日报